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四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闕疑卷二十三

元　鄭玉　撰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始通且謀會晉也　濮鄉呂氏曰凡書來盟自內録也其稱使則前定之盟也高氏曰此乃衛欲為晉致魯蓋專事齊未與晉通故也宣公以不義得國以是自疑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然而黒壤之會公卒見辱則知是盟之無信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高氏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臨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

大旱

胡氏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至是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黒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左氏曰黒壤之盟不書諱之也胡氏曰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盟會者之罪耳與于會不與于盟而公有歉然

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于是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必賂免則不直在已矣家氏曰據左傳是會也王叔桓公臨之春秋不書者王人董會所以光霸業也晉自新城以來君侈臣專政亂于内威褺于外成公新立政猶在趙氏乃强合四國之君以為此會屈王叔下臨欲以踵桓文之盛烈多見其不知量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胡氏曰至黄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陳氏曰不言公子蒙上文也胡氏曰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

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于是乎有生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經于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辭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于宗廟不繹者存始終之恩于臣子今

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别名籥舞者文舞之别名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以仲遂之喪于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石氏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叔弓卒去樂卒事以大夫之卒而去祭樂是以所輕廢所重也有事于大廟仲遂卒壬午猶繹以卿佐之喪而猶繹是忽所重而行所輕也宣公之行所輕昭公之廢所重春秋譏之一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胡氏曰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于是乎嫡妾亂矣春秋于風氏始卒四貶之禘于大廟秦人歸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

晉師白狄伐秦

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胡氏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而貶自見家氏曰書晉師白狄而不言及者偶晉于狄亦狄晉耳

楚人滅舒蓼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胡氏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

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而有攘卻之謀則聖人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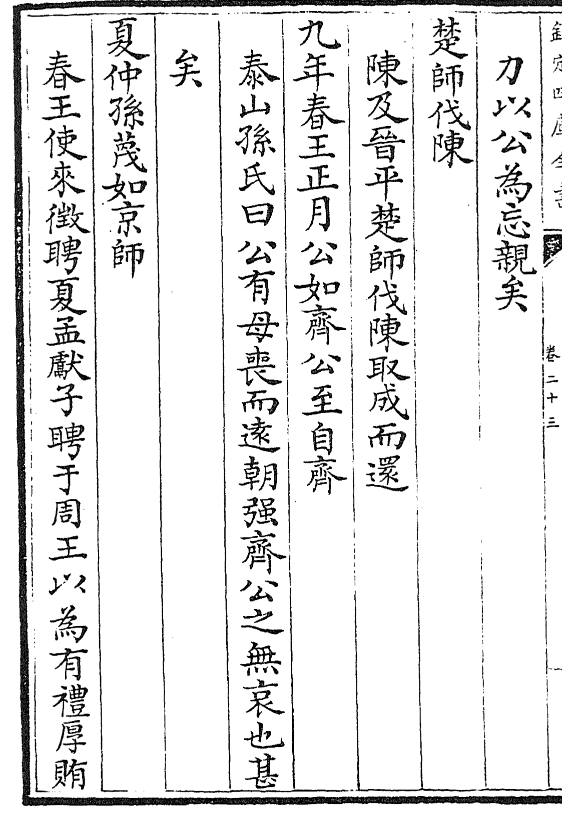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穀梁子曰雨不克葬

喪不以制也胡安定先生曰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今言日中而葬是無備也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葬不為雨止士喪禮潦車載蓑笠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

城平陽

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



刀以公為忘親矣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

之　胡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于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禍起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也

齊侯伐萊

許氏曰狄比侵齊齊不敢報萊不犯齊而齊亟伐之

畏衆强而虐微弱此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謝氏曰不知制楚而區區伐陳晉之失道也家氏曰

晉成之立諸夏聳觀冀其一反前人之所為討宋魯

之弑君以風厲天下修文襄之霸業以懷來諸侯義

聲所加齊楚自當畏服今不能然惟以爭陳鄭為當務之急夫陳鄭豈樂于去華即夷正以楚師日夜至懼不克自保焉耳晉不能制楚惟欲服陳鄭夫不能拯人之急惟欲人之從已此不義之至也晉楚之爭陳鄭十有餘年春秋皆所不與楚夷也春秋每致其猾夏之憂晉盟主也春秋每望之以攘夷之事攘夷所以安華非爭諸侯也夫豈殘暴小國朝夕用師以求其從我者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樸鄉呂氏曰諸侯卒于國都之外則地之袵金革而死則書卒于師如曹伯負芻修玉帛之好而死則書卒于會如杞伯成卒于境外則如許男甯之卒于楚吳子遏之卒于巢于封內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高氏曰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會于黑壤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胡氏曰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用兵革以圍

之比事以觀知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柎㮚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家氏曰五年楚伐鄭荀林父救之春秋不書救令而書救者楚之初伐鄭也人謂其討鄭人之弑其君者必將以歸生爲戮既而再以兵加鄭但欲鄭之歸已于弑賊皆無所問則其伐鄭自爲其私耳今而

鄭人告急晉于義不得不救于是乎許之以救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

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于名而書其名者也家氏曰洩冶非世族大夫非名無以傳且名之與字在當時已不容深辯況千載之後欲以此求春秋褒貶之意豈非說經之大弊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張氏曰歸田

而言我者言此田魯之舊封而非齊之所得專也不言我來歸請而得之也讙及闡歸于取之年故不言我令歸于十年之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于相與之私爲可見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髙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公羊子曰其稱崔氏譏世卿也髙郵

孫氏曰春秋世卿多矣而尹氏書卒崔氏書奔聖人
于世卿之中擇其尤强而為害之深者以為後世戒
也張氏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强于齊故勢足以
偪高國雖令日逐之而尚能復歸于齊也家氏曰以
歲月考之是歲至杼弑君蓋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
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為人所畏疑非崔
杼之身或其父或其族皆未可知

公如齊夏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曰奔喪也胡氏曰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于奔齊惠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氏曰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忠

莫顯于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謂不憚斧鉞盡言于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淫于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視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弒則非經意矣張氏曰古人以禮為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居處出入

之奉有廉恥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于株林以為樂哉洩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舍人道而躬為禽獸之行也考之國語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于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于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弑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于閭巷小人之所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胡氏曰稱師用衆也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師以伐當恤之小邦故特稱師以著其罪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曰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于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

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張氏曰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缺于天子而厚于强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而專征之討不加以至于此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胡氏曰稱人貶之也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强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以力爭之庸何愈于楚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劉康公來報聘　胡氏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胡氏曰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

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故特書取繹以罪之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胡氏曰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

于討也歸父貪于取繹畏齊而往葢理曲則氣必餒

矣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來報聘　高氏曰嗣子踰年始稱君未踰年

稱子今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歡好葢自速

成君之意故如其意而書曰齊侯以著其惡也胡氏

曰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聘

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

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夫豈婦人笑容之罪哉

饑

家氏曰宣公即位六年書螽七年書大旱今書大水復書饑咎徵頻仍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宣公以臣弑其君以子逐其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殃而為水旱之災百姓重受其害春秋書之以垂戒于後張氏曰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螽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見宣公煩于事外國用無節上下

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高氏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今以秋大水而冬即饑則其為國可知矣于是乎有稅畝之事焉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高氏曰晉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師氏曰陳鄭二君中國之諸侯也曰侯曰伯其爵自天子受之向嘗背天子而以諸侯為盟主雖已為非而猶可恕者不失于存中國也今也又背中國而從楚猶曰我侯也曰我伯也不思其爵之所從來忍以此而服屬于楚其無愧恥不亦甚乎

薛氏曰陳鄭以中國之不足恃而盟于楚由中國之無霸諸侯之失其恃也家氏曰序楚子于陳侯鄭伯之上著四夷之子國而僭居中國侯伯之上柰内外之辨亦以卑從夷之二國也　愚謂春秋書法至此聖人之不得已也雖非予楚以霸然亦不得奪楚之霸矣故不加襃貶直書其事使讀者思之知夷狄之盛中國之衰而世道于是乎變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薛氏曰一不受命而伐取邑七年而猶不置陵弱之甚也許氏曰辰陵之盟中國所宜震也而齊魯方且務窮兵于小國何震之有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高氏曰春秋内中國而外夷狄此與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同文所以同晉于内而離狄于外也師氏曰晉景絀盟主之業嘗憤楚伐鄭則救鄭而惟恐其從楚又嘗憤鄭從楚則伐鄭必欲其棄楚或救或伐雖未盡善亦似矣今乃會狄欑函此何禮也不能正一身而欲主盟以令諸侯俾不從夷狄難矣哉張氏曰晉侯為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之罪以遺楚討使楚舉大義以加于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所以敗于邲

也　愚按春秋以來中國免于戎蠻人類不為異類者齊桓晉文之功也今楚盟陳鄭于辰陵而楚為之主此中國變為戎蠻人類入于異類之漸也而齊方伐莒晉方會狄睯無以為憂者于是聖人之望絶矣乃書伐莒會狄之事于辰陵之盟之下比事以觀中國戎蠻之盛衰可考而聖人不得已之情亦見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高氏曰元惡大憝衆所欲誅稱人以殺盖衆辭爾非

與楚也師氏曰盟主之職為陳討賊以定陳君而懐陳斯為能事徒坐視陳從楚楚為陳討賊以殺徵舒則楚于陳為有德雖欲使陳不從楚而從晉可乎泰山孫氏曰孔子與楚討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遲之甚也　愚按聖人于夷狄之事書之必加貶斥之辭者懼其猾夏亂華而絶之也今中國弑逆之賊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誅隣國無聲罪之師大夫無沐浴之請而夷狄能正之夫子雖欲貶而不與亦不可得

矣觀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之言則知夫子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之㫖矣

丁亥楚子入陳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還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

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程子曰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強之也謝氏曰書入罪其

因人之亂而利之也呂氏曰稱楚人殺夏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故曰楚子陸氏微旨曰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芥無遺稱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高氏曰書殺徵舒于前而掩縣陳之惡書入陳于後不使全討罪之美此斷大小之獄必以情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之義也

胡氏曰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遂入陳殺徵舒轘

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美取其國為貪為善為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也　愚按討賊則分其美于衆人入國則歸其罪于楚子聖人豈固欲與楚哉其不得已之情又可見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穀梁曰納者内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

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高氏曰楚子殺徵舒若能誅賊而出于正者由納二臣觀之楚子殺徵舒正為二臣殺之非為討賊殺也楚子之情于是不能逃矣胡氏曰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葢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于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又使陳人用之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為楚莊者豬徵舒之宫

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家氏曰楚莊有意爲陳討賊即辰陵之會名徵舒而戮之陳無事矣乃于既盟之後遽興掩襲之師入陳而遂縣之仗義以濟利假信以行詐此春秋之所甚惡也幸而從申叔時之言事弗獲逞猶納其朋淫首禍之人俾復爲政于陳國則其區區本心猶在于利特畏晉兵之來是以舍之而去非知其不義悔之而不爲也薛氏曰中國無賢王賢伯而

使夷狄盜政多見其卒于亂也張氏曰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編則知非聖人莫能修而游夏不能與者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師氏曰陳亂故二十有一月而後葬始也以公孫寧儀行父與靈公昬淫使靈公被弑終也以公孫寧儀行父使楚討賊楚以入陳又從而納二子為是紛紛

不暇葬也

楚子圍鄭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至是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宫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濵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謝氏曰圍鄭之役楚已入鄭矣不書入者以楚子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也高氏曰楚入陳而

封之書曰入入鄭而赦之書曰圍何也楚之入陳也欲縣之人言其不可乃封陳侯其入鄭也欲赦之人言其不可卒與鄭平封陳侯者非其本謀也不善而能改故書曰入與鄭平者蓋其本謀也不為利害所誘故書曰圍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

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隨武子曰善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

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不欲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弗率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失楚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名盟許之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王乘左廣

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晉懼二子之怒楚師使軘車逆之楚望其塵懼晉師至且懼王之入晉師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楚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射連尹

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使復其位成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楚人重為之禮而歸之　胡氏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

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然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林父既知無及于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于誰責乎故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高氏曰

夫晉欲救陳鄭豈可由一大夫將不協心之屬以與强暴新勝之夷狄交戰乎徒取敗衂血肉生靈非救難解紛之道也故不書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明日蕭潰　胡氏曰假于討賊以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故末減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故末減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可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赴告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

國也家氏曰蕭宋之附庸也楚莊志得而驕睥睨于宋故滅蕭以動之自是易子析骸之禍權輿于此春秋書之不惟罪楚亦以憂中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謝氏曰楚日强盛四國欲恤病討貳協力相維同心爲盟故書同盟同盟之後四國反覆背盟故奪爵稱人凡盟既盟而背之者猶以其盟出于不得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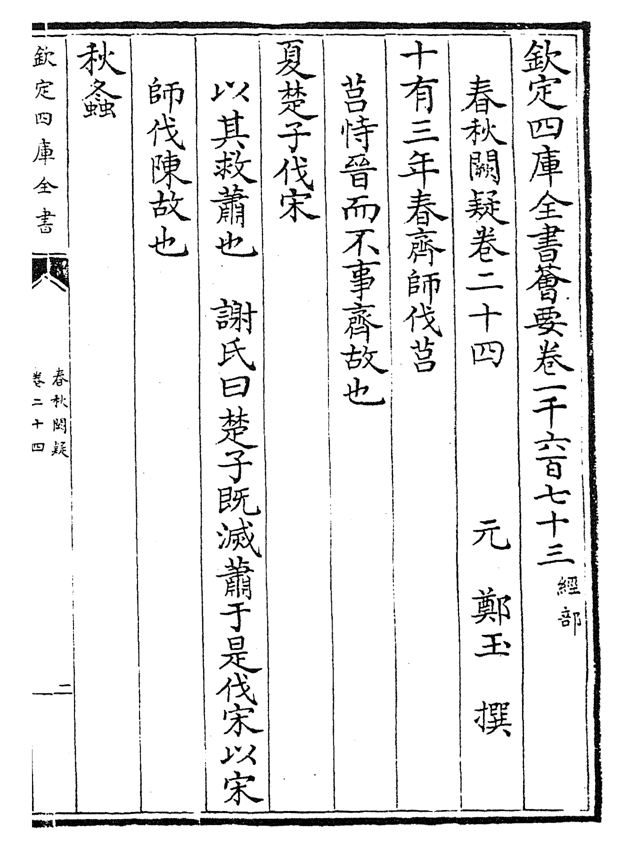
也同盟而違之則其惡大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氏曰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于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也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意在責宋也高氏曰衛方盟于清丘而反救陳救雖義事而有

背盟之患故貶稱人

春秋闕疑卷二十三



春秋闕疑卷二十四

元 鄭玉 撰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救蕭也　謝氏曰楚子既滅蕭于是伐宋以宋

師伐陳故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胡氏曰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林父初將

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三年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至是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

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愚按衛之于晉始則遣其臣背盟救陳以干大國之討終則殺其臣致辭取説以免大國之討且使之自縊而死又非正名其罪失刑政矣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其上宜哉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

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名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

于蒲胥之市 高氏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夫鄭背華即夷討之正也故稱晉爵然文公之澤浸微干戈日尋積而至于蜀之盟中國盡夷狄矣豈特失鄭而已乎至此而後知齊桓晉文之有功于中國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氏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

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于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于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張氏曰以歸父會齊侯盖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

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使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胡氏曰夫禮别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于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

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四年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釆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説至是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家氏曰楚自伐宋于魯無與而魯人震懼若禍之已至者正由宣公以簒弒得國未有能討之者

見楚人戮陳夏徵舒懼而往會將以追弑君之討也

胡氏曰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云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于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高氏曰直以宋地者罪魯見夷狄在宋境而反與之交聘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

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受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

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穀梁氏曰平者成也人者衆辭平稱衆上下欲之也程氏學曰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謝氏曰宋人見圍凡九月其告急于晉也外

無隻輪匹馬之援内有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怨之不可以結也故請和于楚以求平楚人知怨之不可以恃也故受宋之和而與之平陳氏曰外平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于陳不書于鄭不書至宋始書之宋嘗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㰌鄉吕氏曰向也晉與楚爭陳其後也陳有少西氏之亂晉不能討而楚能討之縣陳封陳在

其掌握而陳在楚宇下矣向也晉與楚爭鄭其後也鄭有皇門之入晉不能救已而為邲之戰則晉師敗績而鄭又在楚宇下矣向也晉宋衛猶為一黨及宋師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于晉向也晉楚之爭而中國之望如魯國者猶未嘗即楚今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而魯又即于楚矣當是時中國霸主之後則晉也先代之後則宋也鄭及楚平則伐鄭者晉與宋也邲既敗則同為清丘之盟者晉與宋也清丘之

盟陳人不至則為之伐陳者又宋也今也楚子圍宋者九月宋之國人至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矣楚之圍宋者亦軍𢿱食盡而將去矣而宋人告急之時晉不能一出力以援之一懲于邲之戰而中國之氣索然矣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霸也以見夷狄之恣横也以見諸侯之畏于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然則宋楚之平豈小故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至是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

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胡氏曰上卿為主將畧而稱師者著

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減見滅之罪著滅者之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于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辭也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樸鄉呂氏曰夷狄屢侵中國晉景

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一引手以救之而徒能加兵于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之告急也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匿瑕含垢自諉及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不得志于楚乃求得志于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

使趙同獻俘于周君臣之間矜然德色志得意滿矣何暇謀及楚哉聖人備書于策義自見矣

秦人伐晉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薛氏曰報八年之役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

伯衛卒立召襄十六年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
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
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
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
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
法　杜氏曰王札子王子札也泰山孫氏曰王札子
文誤倒爾穀梁氏曰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也
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

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家氏曰左傳謂王孫蘇與毛召爭政使札子殺毛召則首亂者孫蘇然非札子則無以成其亂非王寵札子而假之以權則札子亦無以為亂故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譏在王也胡氏曰邢侯專殺雍子于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

而不替也

秋螽

胡氏曰人事感于此則物變應于彼宣公為國虛内以事外去實而務華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三年又螽十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氏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相會也無以正

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早辨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氏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氏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

什一大輅小輅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氏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家氏曰八家同井其中為公田一夫授田百畝耕公田十畝餘公田二十畝為廬舍及場圃民出其力以耕公田是之謂藉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謝氏曰公田之外又取私田計畝而稅之故曰稅畝朱子曰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

九公取其一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薛氏曰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畝中為公田而同治之所謂什一也履畝而稅稅私田之什一是什二之初稅也

冬蝝生

謝氏曰蝝螽子冬非蝝生育之時冬而蝝生異之大也胡氏曰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

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又為縏政重賦以感之國危無日矣

饑

師氏曰方秋螽時民憂之食望其上之所取為之蠲薄可也宣公乃不顧而履畝以稅之田畝所有盡歸于公之絕五穀不饑奚為春秋書之所以譏上之人有以致之而莫之恤也謝氏曰上則稅畝而奪其食下則螽蝝賊其稼故饑胡氏曰春秋饑歲多矣書于

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螽蝝而遽至于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内事外煩于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倉廪匱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賑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者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

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　胡氏曰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辭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于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

夏成周宣榭火

公羊氏曰成周者何東周也髙氏曰國語曰先王之為臺榭也臺不過望氛氣榭不過講軍實成周宣榭宣王之榭也宣王中興講武于此書其災者葢傷之也厲王板蕩中國微矣宣王嗣之南征北伐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天下喜于王化復行令周復衰夷狄横行平惠以降皆庸暗齷齪無能以王道興起者聖人思周室中興仰止宣王故因其災以傷王者之不作使功烈不得著見于天下而其跡又從而煨燼

之蓋痛乎王道陵遲之甚也

秋郯伯姬來歸

出也　胡氏曰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髙氏曰不寧乎舅姑之國而為夫所出此罪伯姬也罪伯姬者乃所以罪其父母失教也

冬大有年

穀梁氏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胡氏曰程子曰大有年記異也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絶書宜也獨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爾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㫖非聖人莫能修之也高郵孫氏曰春秋書有年者二又皆在于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

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夏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

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来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

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穀梁氏曰同者同外楚也樸鄉呂氏曰宣公以來凡晉會諸侯齊未嘗與也衛嘗同晉矣清丘之盟辭曰討貳而陳貳于楚宋人伐之衛乃救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衛殺其大夫孔達以說于晉斷道之盟衛人在焉故曰同外楚也家氏曰同盟春秋之所貴也而晉景清丘斷道兩盟皆以同盟書何哉聖人幸中國之猶能自振喜諸侯不忍遂從于夷特

書同盟以褒之既書同盟而五國之君並著其爵是時楚莊氣焰大張晉景之孱弱日甚聖人于清丘斷道兩盟深致其嘉奬拳拳于望晉幸其猶能同也陳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氏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

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而曰公弟叔肸者以見叔肸無祿而卒也陳氏曰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非見大夫不卒而卒叔肸賢之也賢之所以惡宣公也家氏曰大夫卒而書者以其為大夫而得書也叔肸不為大夫其卒也特見書以其人而書也自入春秋母弟名氏登于簡册

率以驕盈致亂惟叔肸以節行見稱卓然榮利之外而不廢親親之恩也胡氏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貴戚用事之卿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豈有不見于經者況宣公之時煩于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于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明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家氏曰楚方為中國患而晉率衛以伐齊春秋無貶何哉齊自昭懿以来比世再簒怙其强大猖狂妄行漁獵小國其罪亞于夷楚莫有能治之者晉景一旦發憤躬履戎行偕衛人以為此役伐其所當伐也春秋何貶焉

公伐杞

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稱公專罪公之陵小國也己不修德而欲人之朝不思之甚也陳氏曰自伐邾取繹而下凡取不書其人自公伐杞而下凡伐皆不書公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穀梁曰戕猶殘也公羊曰戕賊而殺之也范氏曰于鄫惡其臣子不能拒難高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鄫

子用之是時天子方伯不復討其罪故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夫邾人肆無道之强戕同等之君罪固大矣鄫子為國君而見戕于人必有以致之也國君必有卿大夫侍衛之臣今鄫子之于邾乃不共戴天之讐又使得造其國都戕弑其君而鄫國臣子恬然坐視無動心者故聖人書曰戕鄫子于鄫以見鄫無守備且惡鄫之臣子不能拒難與自弑其君無異也

甲戌楚子旅卒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高氏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者外夷狄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為中國之害甚于前日故錄其卒以見中國不能自正乃與夷狄相通問好故春秋自此得以詳錄其卒也公羊氏曰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胡氏曰楚僭稱王降而稱子仲尼筆之也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仲尼削之也家氏曰楚入春秋以來迨今百年武文

成穆更起旋仆未有窺周室之心至楚莊觀兵中原睥睨周鼎挾智任詐欲遂其僭王之夙心故春秋書法至此為之一變方其存也正其始封之爵會盟侵伐一書之曰子抑之也迨其沒也復正其始封之爵卒之曰子而不與之以葬亦抑之也抑夷狄之僭號示天下共主在周夷雖盛強欲僭而莫得也

公孫歸父如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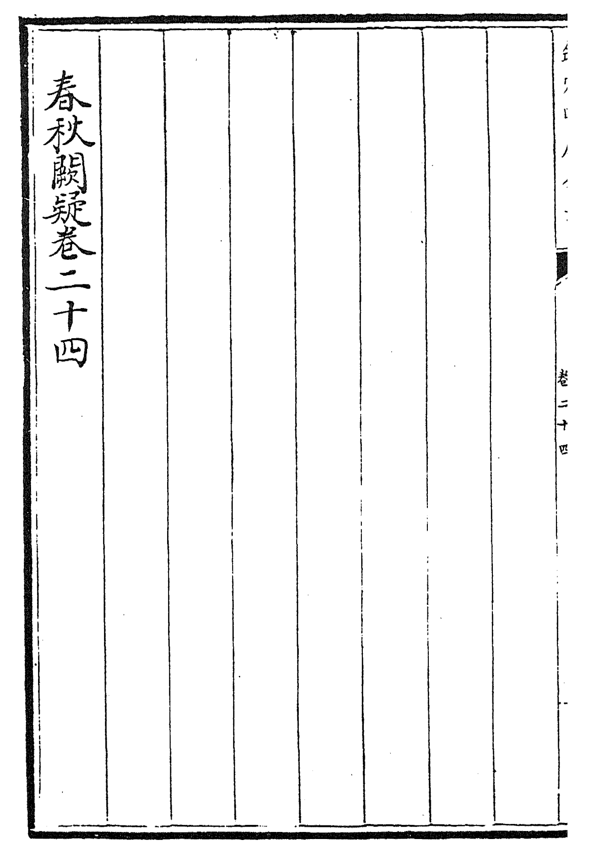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氏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决意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弱于是背齊而事晉其于邦交以利為嚮背無忠信誠一之心者也且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于背與國易于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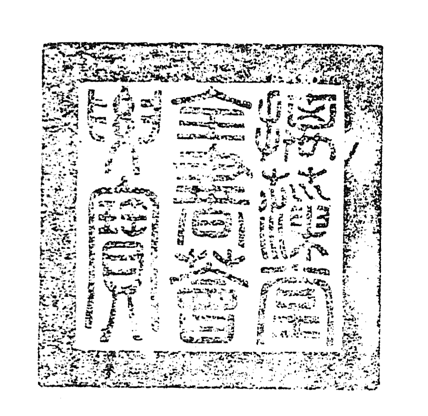
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
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氏曰路寢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
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
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

復命于介旣復命袒括髪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穀梁氏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公
羊氏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
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
之齊高氏曰歸父以襄仲之立公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與公謀而聘于晉冬還至笙聞宣公薨而新君與
三桓謀逐之以是奔齊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
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

亡之免而能不失度于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也故其辭繁而不殺則歸父之善自著矣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若其有罪待命于新君可也今歸父未及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惡于新君矣故書遂書奔以著其逃刑之罪



春秋闕疑卷二十四



覆校官編修 臣曹城
校對官庶吉士 臣朱攸
謄錄監生 臣程澍